





# 世界历史故事

(二)

熊玉平 主编



# 目 录

卡叠什之战 .....	员
苏美尔城市国家的起源 .....	缘
苏美尔地区的统一 .....	圆
苏美尔拉格什城 .....	猿
乌鲁卡基那 .....	远
乌鲁卡基那改革 .....	苑
拉格什与温马的战争 .....	园
汉谟拉比法典 .....	源
巴比伦城 .....	愿
空中花园 .....	猿
巴比伦城漫游 .....	猿
紫红之国——腓尼基 .....	源
古代商业民族——腓尼基人 .....	源
第一个海洋大国腓尼基 .....	缘
腓尼基人的航海传奇 .....	缘
亚述帝国 .....	缘
阿舒那西尔帕二世和萨尔马纳塞尔三世的扩张战争 .....	缘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的征服战争 .....	远
萨尔贡二世的掠地兼并战争 .....	远
辛那赫里布镇压属地动乱与进攻埃兰的战争 .....	远
军事强国亚述 .....	远
亚述帝国的奠基人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 .....	苑

希腊人、迦太基人和波斯人的海上角逐 .....	苑愿
亚述帝国对阿拉美人和叙利亚的征服 .....	愿园
亚述帝国与乌拉尔图的斗争 .....	愿缘
伊萨尔哈东重新威服四邻与进攻埃及的战争 .....	愿苑
亚述夺取巴比伦和征服埃及 .....	愿园
亚述征服埃兰的战争 .....	愿猿
亚述巴尼拔征埃平叛与灭亡埃兰的战争 .....	愿苑
绚丽多彩的亚述文化 .....	愿员
亚述帝国的灭亡 .....	愿愿
“巴比伦之囚” .....	愿缘
《吉尔伽美什史诗》 .....	愿园

## 卡叠什之战

埃及与赫梯之间的最著名的一次战役，是公元前 1250 年的卡叠什之战。为了准备这次决战，双方都作了长期准备。

拉美西斯二世组建了四个军团，均以神命名，即：阿蒙、拉、普塔赫和塞特。每个军团约五千人。其核心是职业的战车兵、弓箭手和投枪手。此外，还有名为沙尔丹的雇佣兵。

他的战争计划是，像图特摩斯三世那样，先占领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沿海地带，取得立足点，建立海上交通线，使自己从海陆两路都便于与埃及本土取得联系。为此，他在执政的第四年，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沿海地带。次年四月末，当叙利亚的雨季结束时，拉美西斯二世从自己设在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军事要塞萨鲁出发远征。

当时，赫梯人也作好了同埃及作战的准备。穆瓦塔鲁从臣属各国征集了约 12000 人的队伍，其中至少一半是战车兵。每辆战车配有一名驭手，两名兵士。穆瓦塔鲁的计划是，在卡叠什附近将自己的军队隐蔽起来，引诱埃及军队至设伏地点，对它进行突然袭击。他不仅派出了探子到处打听埃及的进军情况，而且还派遣了细作给埃及人提供假情报。

当时尚缺乏战争经验的拉美西斯二世果然中了穆瓦塔鲁的计，他听信了装扮成贝都印人的赫梯细作的谎言，误以为赫梯的大军真的远在北京，贸然孤军突进，而将大部分军队

抛在后面，且相互间保持有很大距离。

拉美西斯二世亲自率领阿蒙军团从东南方渡过奥伦特河后，沿该河西岸北上，孤军深入到卡叠什城西北扎营。这时，拉军团尚在前往卡叠什的途中，其它两个军团则仍在萨布吐纳以南未动。直到此时，拉美西斯二世对隐蔽在卡叠什城东的赫梯军仍然毫无察觉，更不了解赫梯人的计划和实力。他还不知道自己已陷入危险之中。

当拉美西斯再审被捉住的贝都印人，并得知严阵以待的赫梯军就在附近时，简直吓坏了。于是，他命令维西尔去催促后面的军队赶快前来会合。但为时已晚。赫梯人见埃及军队已经中计，并且是孤军深入，便迅速调动了几倍于阿蒙军团的战车兵，将拉美西斯二世和阿蒙军团包围起来，进行攻击。他们的战车兵还将在行军途中而毫无准备的拉军团打了个七零八落。被围困的拉美西斯二世及阿蒙军团左冲右突，试图突围，没有结果。

这时，有两个情况救了拉美西斯二世的命。一是赫梯军队没有集中精力去攻击拉美西斯二世（可能，他们还不知道拉美西斯二世就在那里），而是忙于抢劫埃及军队的财物；二是埃及的援军——普塔赫军团和曾被打散后又集合起来的拉军团的一部分士兵赶到了。于是埃及军队重整旗鼓，打败了赫梯的战车兵，使拉美西斯二世化险为夷。

穆瓦塔鲁又对埃及军队作了几次进攻，但都没有什么效果。鉴于埃及军队已经齐集，而且塞特军团还未参加战斗，穆瓦塔鲁于次日同意双方暂时休战，虽然他还有愿 团团名步兵根本没有投入战斗。这之后，拉美西斯二世立即向南撤退，把直到大马士革之间的广大地区留给了赫梯人。

在卡叠什之战中，究竟胜利属于谁的问题，说法不一。埃及的铭文中说胜利属于拉美西斯二世，卡叠什平原上满是赫梯人的尸体。赫梯的铭文则说，这个战役是埃及的巨大失败。尽管在卡尔那克、阿比多斯和阿布·西姆别尔的神庙的墙上，宫廷诗人和画家吹嘘这是拉美西斯二世的巨大胜利，但实际上，穆瓦塔鲁巩固了自己在叙利亚的地位。他把亲埃及的本特西纳从阿穆路的王位上拉下来，还和哈尔帕的里米萨尔马签订了条约。不过，不管谁应称为胜利者，双方的损失都是巨大的，这次战役并没有最终解决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归属问题。

在卡叠什战役之后，埃及和赫梯又进行了 12 年战争。不过，赫梯人一般不在开阔地带和埃及人作战，而是凭借散布在叙利亚境内的城堡固守。埃及人由于多次的暴行，在这一地区不得人心，多次激起反埃及的起义。这一因素对于赫梯人说来则是有利的。拉美西斯二世的多次远征，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只是使埃及在叙利亚占领的地区比谢提一世时稍微向北推进了一点，基本上还是在叙利亚南部，并没有达到图特摩斯三世曾经到过的疆界。

公元前 1259 年，埃及和赫梯订立了和约。和约的产生过程大体是：赫梯国王哈杜西利三世向埃及提出缔结和约的要求，并派出使者向拉美西斯二世递交了一份铸在银板上的和约草案。拉美西斯二世同意缔和，并在赫梯的和约草案的基础上拟定了自己的和约草案，送给赫梯国王。和约的缔结，结束了两个奴隶占有制国家的长期争霸战争。

在埃及的卡尔那克神庙以及其他地方神庙的墙上刻有该条约的条文，也发现了用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书写在泥版上的

条约文本。这是历史上流传至今的最早一份和平条约。

该条约的最主要的条款是：相互保证按条约确定的疆界的不可侵犯；在遭到第三国的侵犯或发生人民起义的时候，相互提供军事援助；将来自对方的逃亡者交还原主。按照这个和约，包括阿穆路国在内的叙利亚的大部归赫梯所有，只是在地中海沿岸，埃及占领的地区向北推进了一点。为了巩固埃及和赫梯的同盟，拉美西斯二世娶了哈杜西利三世的女儿为妻。

从埃及和赫梯缔结的和约的内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个奴隶占有制国家又争夺又勾结的本质。条文中说，要使两国永远不再相互敌视，永远和睦相处。实际上，无论是埃及法老，还是赫梯国王，都是为内外形势所迫而不得不如此。

和约签订了，拉美西斯二世将其看作是自己的胜利，这不无理由。因为是赫梯人首先建议签订和约。赫梯国家内部矛盾重重，王位继承的争夺十分激烈，人民起义时有发生，因此赫梯国王迫切需要同埃及保持和平，结成盟友。

对于埃及说来，同样是需要和平，需要结束与赫梯的战争。年年征战，奴隶制经济的发展所引起的阶级矛盾的加剧，农民破产者日多，兵源减少而引起的使用雇佣兵越来越多等等情况，使得再长期继续进行战争困难重重。拉美西斯二世不可能不了解这种形势。因此，当赫梯国王提议缔结和约后，他便同意了。

埃及和赫梯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的长期战争，使当地人民蒙受了深重的灾难。两国争夺的目的，都是要掠夺被征服地区。无论那一方获胜，当地居民都要遭殃。

在古埃及文献中，关于劫掠、毁坏被征服地区的行径的

记载，俯拾即是。

例如，一块石碑上的铭文讲到谢提一世在第一次远征亚细亚回国时的情景：“……陛下怀着兴奋的心情从其第一次远征中回来了。他攻击了每个国家，并借助其父阿蒙神（……）的威力而俘虏了叛乱的国家。侵袭他的边界的那些人被集合到一起并交到了他的手中。没有什么能挡住他的手，（他）将他们的首领当作活的俘虏带走，在他们背上驮着赠礼，将他们呈献给他的威严的父亲阿蒙和他的诸神同伴，以使用男女奴隶、各国的俘虏充实他们的库房……。”

在埃及同赫梯争霸时期，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民曾多次起来反对战争和掠夺给他们带来的苦难，因而在埃及文献中曾多次提到镇压这种反抗。刚才引用的关于谢提一世的铭文就提到镇压叛乱的国家的事。在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民也曾一再起义反抗。拉美西斯二世曾不得不出兵镇压在巴勒斯坦南部和叙利亚南部的一些地方（如图尼普）的起义。在他统治的第 愿—怨年，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斯卡隆爆发起义，参加的可能不止一个城市。腾出手来巩固已经占领的地区，这也可能是拉美西斯二世同意停止与赫梯的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公元前 愿年的和约签订之后，埃及和赫梯确实再也没有交战。不过，在和约签订之后不久，这两个一度称雄的国家，都是国力日衰，再也不能到处显示武力。

## 苏美尔城市国家的起源

苏美尔是人类社会最早进入文明、世界上最早产生城市



国家的地区之一。

苏美尔位于古代两河流域（今伊拉克）南部。其地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松软，气候炎热干燥，虽然当地降雨量少而集中于冬季农闲之时，但两条大河定期泛滥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自公元前五千纪起，随着肥沃新月形地带人口压力的增加，就不断有农业居民自两河流域北部丘陵地区及埃兰迁入当地谋生。这是一群具有长期农业、传统、掌握了一定的水利灌溉技术的农民。他们最初在幼发拉底河及其支流的沿河台地与沼泽地带建立许多小型村社，利用定期泛滥的河水和沼泽地带丰盛的水草、芦苇及粘土，从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开发了整个南部地区，建成了世界上最初的城市，在农业、手工业、建筑业、文化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创造了灿烂的苏美尔文化。

根据古代传说，苏美尔城市国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非常遥远的年代。例如，据著名古代文献《苏美尔王表》（以下简称《王表》）所载，早在 4500 多年前，王权自天下降至埃利都（今阿布沙赫连）城之后，苏美尔国家就形成了。《王表》所述王权起源和国家形成的时间虽然充满了神话色彩，但也包含了某些真实的历史成份在内。考古发掘证明埃利都确实是两河流域南部最古老的居民点之一，早在公元前五千纪，当地就已经出现了神庙建筑和居民住宅，其文化遗存属欧贝德文化，甚至更早。其后，由于幼发拉底河及波斯湾的影响，土地盐碱化，当地人口减少，逐渐衰落，仅为淡水和地下水之神恩基祭祀中心。《王表》称埃利都后来为洪水所灭。

有关洪水的传说和对恩基的崇拜，说明洪水前，即欧贝德文化早期，生产水平是很低下的。当时人们不但无力兴修水利工程抵御洪泛灾害，常常还须提防灭顶之灾。克莱默根据乌尔等地洪水沉积层前后陶器形制的变化，推测当地原始居民欧贝德人在这场洪水之后极少幸存。从考古发掘所见石器、手制陶器、苇制民棚和砖坯建成的简陋神庙看来，这时尚无财产分化、阶级分化的痕迹，当然更不可能有国家存在。

大概就是在《王表》所说大洪水之后，即欧贝德文化中期，苏美尔文化的创造者苏美尔人才由中亚地区经伊朗迁入两河流域南部。闪族部落大概也在同时移居苏美尔以北地区。关于苏美尔人的种族和语系，一直未能确定。至欧贝德文化晚期，各地出现规模较大的神庙建筑，如埃利都神庙废墟的面积达 10000 平方米，它可能已经成为经济合作与管理的中心，承担了兴建与维护正在形成的灌溉系统的任务。神庙又是畜牧业、手工业与商业的中心。当时的手工业已经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出现了轮制陶器、铜器，说明生产水平较前已有所提高，分工有所扩大。有人推测苏美尔这时约有 1/3 的劳力从事与食物生产无关的经济活动，而到原始文字末期，从事此类活动的人口则占 1/2。根据埃利都时期墓葬出土的象征部落首长的男俑判断，社会大概已经由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

至乌鲁克文化时期，社会变化更为明显。以乌鲁克为例，该时期在埃安那周围约有 100 个以上的村庄。这些村庄沿着小河散落，每村约有居民几十人，这大概就是一个父系氏族公社的规模。当时居民已经掌握了犁耕、陶轮制陶、冶



铜等技术。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农业劳动所能提供的剩余产品数量大为增加，不但扩大了分工的基础，也为对外贸易提供了不少物资。早期铜器虽然多为纯铜做成，质地柔软，用途不广，但它为下阶段青铜制造奠定了基础。由于铜的冶炼、制造技术远比其它手工业复杂，苏美尔本地又不产铜矿石，因而冶铜业的发展不但扩大了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也促进了苏美尔与周围地区早已存在的商品交换，加速了社会内部财产分化与阶级分化的过程。该时期居民开始由分散的小村迁往较大的居民中心，几个较大的居民中心又合并为一个城市。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父权制家庭公社开始让位于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农村公社。至乌鲁克文化晚期，由于居民迁并的结果，埃安那周围村庄数目明显地减少，这些村庄且沿着新开辟的人工运河散落。但这时尚无真正的人工灌溉系统。大型灌溉网的形成，显然是在国家形成之后的事情。埃安那（灾祸时期修起了围墙。伊南娜神庙（灾和 厄遭）面积达 3 万 9 千 9 百 9 9 平方米。苏美尔进入了建筑史上的黄金时代，各地普遍出现了城市和宏伟的神庙建筑，同时出现了作为财产标志的圆柱形印章以及象形文字。这既是社会生产与分工长期发展的结果，又是财产分化与阶级分化剧烈的象征。整个苏美尔地区，已经处于文明的前夜了。

在氏族制度解体到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苏美尔历史上也出现过军事民主制，或所谓“原始民主制”，这已经为许多神话所证实，其中“所说的人物虽然是神话中的人物，但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传说确实反映了氏族的制度。”根据这些神话传说，苏美尔军事民主制同样也有“三个协调权力的机关”，这就是“人民大会、氏族首长议事会和企图获得真

正王权的军事首长”。

古巴比伦创世史诗《恩努玛·艾里施》为我们形象地再现了苏美尔军事民主制的情况。史诗情节大概是这样：当混沌未开之际，原睡之神提阿马特为报杀夫之仇，带领一群恶魔前来与众神相斗。众神无法抵御，因此决定召开一次神界的人民大会——众神大会，以挑选一名勇敢善战者领导大家作战。他们选中了苏美尔主神之一恩基之子、年轻的马都克。但是，后者在作战之前，就要求在胜利后必须承认他为众神之长。经过“众神之父”、天神安和“全体决定命运的大神”，以及其他一些只有表决权而无发言权的小神（因为史诗中没有明确提及他们）组成的众神大会决定，为了击败敌人，同意马都克的要求，授予他言出令行的最高权力。他们宣布马都克为“王”，授予他王权的标志：节杖、宝座和**孳孳**（王的任期），令其出战。最后，马都克率领众神血战沙场，灭尽群魔，并以提阿马特之躯造成了天地，以其情夫金古之血和泥土造成了人类。马都克遂永为众神之王。

这个神话反映出苏美尔军事民主制时期，氏族管理机构还是建立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上，氏族首长与人民大会在解决有关本部落的一切重大问题，特别是像决定战争与和平以及挑选部落军事首领这样一些重大问题时，还起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从史诗中也可以看到，部落军事首领的人选，已经习惯地由特定的家族中选出，其权力也越来越大。随着部落间战争的日益频繁，到军事民主制后期，军事首领开始排斥人民大会和酋长会议的作用，僭取公共权力。他们使自己的职位由选举产生逐渐变为世袭，奠定为“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至原始文字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氏族内部财产分化、阶级分化进一步加剧，氏族部落中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富人和穷人、贵族与平民的斗争，各部落间的战争也越来越激烈。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也就取代氏族制度而产生了。

公元前 3500 年左右，苏美尔开始出现了一系列以城市为中心，结合其周围若干村镇而成的奴隶制小国，数目约有十七个。国内外史学界一般称之为城市国家。我国史学界有人把它们简称为“城邦”。由于这样的国家一般都占据了一个灌溉系统，包括若干城市，好像是埃及前王朝的州一样，因而也有人认为把它们称为“诺姆国家”可能更为恰当些。但有些学者认为古代苏美尔的拉格什、乌尔等并不是真正的城市，因而主张把这些国家称作“村社国家”。这显然是对城市的定义理解有所不同。众所周知，不同的时代，衡量城市的标准也不同。按照苏联学者的意见，城市就是“剩余产品集中、再分配及销售之地”。它的其它一切职能（工商、文化和政治）都是由上述职能所派生的。而按照美国学者的意见，衡量一个居民点能否称为城市有五条标准：一、城市与农村相比，是一个有大量人口的居民点；二、城市居民密度大于农村；三、城市的基本功能是分配；四、城市是交通中心；五、城市是需求等等中心。我们觉得，按照上述标准，苏美尔各城市无疑可以称为真正的城市，因而把苏美尔各国称为“村社国家”未必恰当。

城市国家是奴隶社会早期发展阶段的产物，是原始的国家形态，但是它已经具备了国家的基本特征：一、地域关系战胜了血缘关系。这个过程是通过居民的迁并途径完成的。这一迁一并，就使旧的氏族组织遭到破坏，建立了以地域为

原则的城市国家。这些国家最初规模都不大，一般都只有一个中心城市和若干小村镇，人口也不多。像著名的乌尔城邦在早王朝初期有三个城市和若干村庄，面积不过 100 平方公里，人口才 10000 人。其它国家大概也与此不相上下。

二、公共权力的设立。这有乌鲁克的红宫和捷姆迭特·那色神庙档案为证。红宫是一个封闭式大庭院，面积约 10000 平方米，中有一砖坯小平台。有人根据苏美尔文献推测，这个大院子就是人民大会的会场，而小平台则是祭司和长老会议开会的地方。祭司、长老高居于人民之上，由此可见一斑。而从捷姆迭特·那色神庙文书中，我们见到恩（恩）及其他高及官吏，如最高女祭司（恩）、商人首领（恩）、首席法官（恩）、指挥官（恩）和预言家（恩）。脱离人民的军队也已经出现了，大概由神庙人员组成，由指挥官直接领导。它已经不同于自备武器的公民兵组织。

三、赋税的设立。这点早期没有文字可资证明，大概主要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劳役。但我们由乌鲁卡基那（又有人译为“乌鲁依尼木基那”）改革铭文推测，真正的赋税大概早已存在。从乌鲁克雪花石膏瓶献祭场面与圆柱形印章鞭打战俘场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苏美尔城市国家自其诞生之日起，内部就充满了阶级对抗，暴露出奴隶主专政的阶级实质。也有人认为，原始文字时期与早王朝之间乌鲁克城被彻底摧毁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剧烈的社会分化所引起的冲突所致。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就可以认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奴隶和平民反抗奴隶主的伟大斗争了。



## 苏美尔地区的统一

君主制的建立，为整个苏美尔地区的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与此同时，统一的物质条件和舆论也逐渐成熟了。当时整个苏美尔地区以幼发拉底河为主干，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水利系统，它不仅对农业，而且对商业也有很大促进。手工业也有长足的进步。而商人则早已将苏美尔的物资远销印度、小亚等地。当时各邦的争霸，表面上是各邦统治者为了争夺土地、劳力和水利工程控制权而进行的残酷战争，实际上却反映了各邦人民要求统一，以从事正常生产、生活的愿望。而苏美尔自古以来也就存着许多有利于统一的因素：如各国人民都有共同的称呼——“黔首”；共同的宗教信仰，以尼普尔城恩利尔神为最高主神；共同的文化，经过上千年的民族融合，形成了以楔形文字为代表的苏美尔文化，居民自视一体，没有畛域之分。因此，到早王朝晚期，各邦开始由割据混战走向兼并统一。

苏美尔统一的过程，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整个地区经过几百年的混战，形成南北两个军事联盟：一个是以乌尔—乌鲁克为霸主的南方同盟；一个是以基什为霸主的北方同盟。它们分别联合了南北各邦（拉格什除外）。第二个阶段是由温马统治者卢伽尔扎萨西所进行的初步统一。他首先获得南方的霸权，随后兴兵北上，征服基什，初步统一了苏美尔地区。卢伽尔扎萨西的胜利，反映了人民困于战争、渴望统一的要求。但是，他在胜利之后所建立的是一种邦联性质的政治结构，和军事同盟相去不远，并没有建立起统一

的国家，因而其统治并不稳定。就在他倾尽全力与其宿敌拉格什苦战、无暇他顾时，基什王萨尔贡乘机崛起，逐步统一南北各邦，并将其击败，作为献祭送往尼普尔城恩利尔神庙。萨尔贡后来在苏美尔北部地区兴建阿卡德城作为他所建立的新国家的首都。这个国家，这个地区和建立这个国家的闪族人，后来都以该城之名而名。整个苏美尔地区在萨尔贡的统治下，第一次统一起来了。苏美尔城邦时期过去了。古代西亚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大国——阿卡德王国出现了。

### 苏美尔拉格什城

公元前 26 世纪苏美尔城市国家拉格什的首脑乌鲁卡基那（约公元前 2335—2306 年在位）所实行的改革，是现知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大规模社会改革。由于记载改革的铭文及一些记述有关情况的文献较好地保存了下来，使我们对这个早期奴隶制国家这场改革的情况，能有一个大体明确的了解。在世界各国早期奴隶制时代的历史中，其它国家或全无类似记载，或虽提到改革而记载不详。

拉格什城初建于公元前 2500 年代中叶。公元前 23 世纪，它已以城市国家的面貌出现于历史舞台。公元前 22 世纪，乌尔·南希建立起乌尔·南希王朝。这个王朝共经六代恩西（~~耕犁~~ 国家首脑的称呼，原意为“率领人们从事建筑的祭司”，后来意为“首领”，是国家主神在世间的代理人，其权力受到贵族的限制），即乌尔·南希、阿库尔格尔、安那吐姆、埃安那吐姆一世、恩铁美那、埃安那吐姆二世。以后

不属于乌尔·南希家族的埃冷塔西、卢伽尔安达先后为恩西。安那吐姆、恩铁美那当政时，拉格什与温马发生战争，温马战败，向拉格什缴纳贡赋。拉格什一度在苏美尔部分地区称霸。卢伽尔安达当政时，国内动荡，对外未见有什么大事。

公元前 24 世纪初拉格什可灌溉土地的面积约 1000 平方公里，人口总数（包括奴隶）约 15 万。除两个主要城市外，拉格什郊区有西拉兰、吉尼尼尔、巴尔巴尔、古阿当等小的政治宗教中心。从这时农民耕种份地看，农村公社还存在，土地还以公有制为主。小的政治宗教中心即为公社中心，现可列名的为 15 个。社会细胞是个体家庭和家族，个体家庭已占优势。

当时拉格什主要有三个阶级：一是奴隶主贵族，包括恩西、其他世俗贵族和上层僧侣；二是平民（公社普通成员）；三是奴隶。恩西、大官占有奴隶和大片土地，有一个官员占地达 120 甘（一甘合 120 市亩），比普通平民多几十倍。神庙经济在拉格什经济中居于重要地位。国家主神宁吉尔苏的妻子巴乌女神神庙占地约 120 余甘（合 14400 余市亩），有大批奴隶和平民为其劳动。奴隶数达 1000 多人，加上从事体力劳动的平民、书手、记帐人、经商人员，约有 15000 人左右。寺庙经济由上层僧侣控制，已是一种剥削劳动人民的经济形态，但还有公社共同体公有经济的成份。土地还不属于恩西、上层僧侣个人私有。

改革铭文和其它文献中的“伊格·路·杜”（伊格路杜）意译为“不抬眼的人”或“盲人”。有的学者认为伊格·路·杜是贵族或半自由人。但从这种人常被买卖、按几头或几只计数、担负繁重劳动等情况来看，他们大多数应是奴隶，只